

## 麦田里的旧时光

谢正义

夏日的风吹着，又到了麦子黄的时节。

我站在田埂上，眼前铺开一片金色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风从远处吹过来，麦穗齐刷刷地弯下去，又直起来，沙沙作响。空气里弥漫着麦香味，那是太阳和土地一起酿出来的，闻着让人想深深地吸一口，把这份香气存进肚子里。

这味道，总把我拽回去，拽回三十多年前的老家，拽回那个没有收割机、也没有脱粒机的夏天。

那时候，土地刚分到户。父亲在外地上班，家里就母亲拉扯着我们弟兄四个。几亩麦子，从种到收，全凭两只手。镰刀、架子车、石碾子，这就是全部家当。现在想想，那日子真是苦得没边了，可那时候，母亲和我们浑身都是劲儿。为啥？地是自己的了，打的粮食也是自己的了。那份盼头，比什么都顶用。

割麦，天不亮就得动手。母亲总是第一个起来。月光还铺在院子里，磨刀石上就响起了嗤嗤的声音。她蹲在井台边，一把一把地磨镰刀，磨几下就用拇指蹭蹭刀口，觉着不够快，再磨。磨刀石中间凹下去一道弯月，像月亮缺了一块，再也圆不回来。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叫醒我们。一人灌一碗稀饭，揣两个馒头，跟着她往地里走。露水把裤腿打得精湿，凉飕飕的。心里头装着事呢，几亩地的麦子，得赶在变天前全收回来。

到了地头，母亲第一个弯下腰。左手揽过一把麦子，右手镰刀一挥，唰的一声，麦子齐刷刷倒在怀里。大哥割得最快，问着头一声不吭，身后倒下的麦子整整齐齐。我和二哥、四弟跟在后面，学着她的样子，蹲在麦垄里，一把一把地割。麦芒扎在胳膊上，又痒又疼，不一会儿就起一层红疙瘩。腰酸得跟要断了似的，手心先是磨得通红，接着起水泡。水泡破了，血水混着汗，擦镰刀把的时候生疼。即便如此，谁也不肯落下。母亲时不时直起腰，回头看我们一眼，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砸在干裂的地上。她笑着说：“今年收成好，打完粮食，妈给你们蒸白面馒头。”

正午的太阳，毒得像下火。我们躲在地头的树荫下，啃馒头，喝凉水，谁也不说话，就靠着树干喘气。麦田在太阳底下，泛着白晃晃的光，割倒的麦子一排排躺着，像刚打完仗的兵。

割下来的麦子，得运到麦场上，全靠架子车。

装车是个技术活儿。母亲指挥，大哥掌车，我们在底下往

上递麦捆。一层一层地码，码到后面要往回收，用粗绳子从后头甩到前头，几个人一块儿使劲勒。母亲咬着牙拽绳子，胳膊上的筋绷得紧紧的，嘴里喊：“使劲，再使劲！”

拉车更是卖力气的活。大哥驾辕，褰绳勒进肩膀，身子前倾，几乎要趴到地上。我们几个在后面推，土路坑坑洼洼，轮子陷进深深的车辙里。母亲就喊号子：“一、二、三！”大家一块儿发力，轮子咯噔一声蹦出来，车子才往前挪一截。最怕的是那段上坡路，土坡不长，可是陡。到了坡底，大哥停下来喘口气，把褰绳重新勒一勒，说：“这回都铆足劲，一口气上去。”褰绳勒进肩窝的肉里，脖子上的青筋鼓起来，脸涨得通红，一步一步往上蹭。架子车吱呀吱呀响着，像要散了架。上了坡顶，大哥把车停稳，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褂子湿透了，贴在身上。我们也瘫在地上，可歇不了几分钟，母亲就站起来：“走走走，趁凉快多拉几趟。”

麦子拉到麦场上，接下来是碾场。先把麦捆解开，用木叉把麦子均匀地摊开，摊成一个圆圆的大饼。太阳暴晒几个晌午，麦穗晒得焦脆。碾场用的是石碾子，一头粗一头细的青石碾子，套上木框，人拉着在麦子上转圈。母亲走在最前面，我们兄弟四个跟在后面，一人拽一根绳子。一圈，两圈，三圈。脚下的麦秸被压得扁扁的，麦粒从麦穗子上脱落出来，沙沙地响。太阳晒得头皮发烫，脚底踩着麦秸，更是滚烫滚烫的，像踩在火盆上。蝉在树上拼命地叫，石碾子咕噜咕噜地响，我们的汗珠子啪嗒啪嗒掉在麦秸上。

碾完两遍，开始起场。用木叉把麦秸挑走，剩下的是麦粒和麦糠混在一起的堆子。最要紧的是扬场。得趁着有风的时候，用木锨铲起一锨，高高地扬到空中。麦粒重，直直落下来；麦糠轻，被风吹到一边。母亲是扬场的好手，她站在上风头，一锨一锨地扬，木锨在她手里像是长了眼，扬出去的麦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金灿灿的，像一弯倒挂的彩虹。看着麦粒堆越来越大，母亲脸上的笑也越来越深。

那些年，母亲吃了太多的苦。白天在地里割麦、拉麦，晚上在麦场上碾场、扬场。有时候忙到半夜，我们弟兄几个困得倒在麦秸垛上就睡着了，她还在月光底下收拾麦子。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月光下母亲弯着腰，把散落的麦穗一个

一个捡起来，放进身边的竹篮

里。她说：“丢在地里怪可惜的，一粒粮食一滴汗哪。”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眼是懒蛋，手是好汉。”意思是说，看着活儿堆成山，发愁没用，只要肯动手，干着干着就干完了。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多年。

最难忘的，是歇着的时候。我们坐在麦场的树荫下，从井里打上来一桶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有时候，母亲会给我们一人发一个变蛋，剥开壳，蛋清是琥珀色的，透亮，蛋黄淌着心，一口咬下去，香得能把舌头咽下去。我们几个你尝

半个月，全家老小齐上阵，累得直不起腰。如今，那种一家人并肩作战的劲头，那种流着汗一块儿喊号子的痛快，那种苦尽甘来望着麦堆的欢喜，如今再也没有了。旧时光里的苦，现在回头看，竟全都变成了甜。

我从回忆里醒过神来，风还在吹，麦浪还在翻。麦还是那片麦，地还是那块地，可什么都变了。那些全家人一起割麦、拉车、碾场的夏天，永远留在了八十年代的风里。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回不来，却永远丢不掉。那些年拉



我的，我尝你的，笑得跟过年似的。那时候，乡亲们也朴实厚道。谁家先收完了，不用招呼，自己就扛着木叉去帮还没收完的人家。麦场上，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孩子们在麦秸垛之间追着捉迷藏。那种人情味儿，暖融融的，厚实在的。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正是麦收的季节，可地里几乎见不着人。联合收割机开进了麦田，轰隆隆几个来回，一片地的麦子就收完了。农民们坐在田埂上，摇着扇子喝着茶，看着机器在地里跑。半天工夫，几十亩地的麦子就颗粒归仓了。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为时代高兴，母亲那辈人受过的苦，总算不用再受了。可心里又隐隐地空落落的，像有什么东西被人从心里掏走了。

过去收一次麦，少说要十天

过的架子车，推过的石碾子、割过的麦子，都变成了我生命里最结实的底色。它们教会了我什么叫坚韧，什么叫齐心，什么叫对土地感恩。

风吹麦浪年年有，可有些时光，只属于那个年代。我弯下腰，从麦田里摘下一穗金黄色的麦子，放在手里搓了搓，吹走麦糠，把几粒麦仁丢进嘴里，慢慢地嚼。嚼着嚼着，好像真嚼出了三十年前的味道。那是母亲蒸的白面馒头的味道，是井水解渴的味道，是麦场上变蛋的味道。

物是人非，麦田还在。那段旧时光，还在心里。



《麦田里的旧时光》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梦中的麦子

(外二首)

木子

梦中的麦子

五月，请给我一把镰刀  
给我一块麦地

属马的人

今夜要快马加鞭赶回老家  
麦熟一晌，迫在眉睫

大片的麦田

没有一棵是我的  
不！今夜  
天下的麦子都属于我

我要紧握一把天空的镰刀  
收割快乐与幸福

理解

布谷鸟的叫声  
高过镰刀收割的声音  
母亲一个人与一块麦田较劲  
她的累、忍、苦，孤独与无助  
多年后  
我才理解

想念一棵麦子

天空中规矩不停地啼鸣  
我想念一棵麦子

昨晚的一盘新麦仁炒鸡蛋  
让我泪流满面，想起  
烈日下弯腰割麦的母亲

估计再有几个好太阳  
绿色的麦田就会交出金子  
季节真实

被命运困在城市，我  
品尝着咖啡的苦、梦的甜、茶的芬芳

天一亮，我要赶回老家  
站在麦田里  
把一穗麦子，揉碎

起风了，麦穗追着麦穗跑  
金针撞击着金针，嚓嚓作响  
我在一粒麦子里  
咀嚼，饥饿

站在大片麦浪中  
我深情地赞美一颗成熟的麦子  
她的一生  
要经历多少阳光、雨露与凄风  
饱受多少冷暖和悲苦

面对一棵仁爱善良的麦子  
我默默无语  
泪滴像麦粒一样风干

时节轮转，又到一年麦收季。

每天开车上下班，道路两旁的麦田铺展开一望无际的金黄。清风拂过，缕缕清甜的麦香顺着车窗扑面而来，瞬间驱散疲惫，令人心神舒展。儿时家乡收麦的一幕幕往事，也伴着这熟悉的麦香，在心底缓缓漫开。

我的家乡在贵州黔西，地处西北山地，少有平整田地，耕地大多在山上。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油菜与小麦。因山地种麦费时费力，小麦的种植面积最少。家家户户只会辟出小片土地零星栽种，收获的麦粒从不会售卖，只为自留磨面。

每年五月，伴着布谷鸟此起彼伏的啼鸣，田间的麦日日蜕变，褪去青涩翠绿，慢慢染成饱满的金黄。几个大太阳炙烤过后，满目麦浪成熟，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便如期而至。

收麦前夕，父亲总会找出家中的镰刀，细细打磨得锃亮锋利，一把把整齐排开，好似整装待发、列队出征的战士。天还未蒙蒙亮，父亲便早早叫醒我们一家人。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饭，我们便踏着晨光下地割麦。父亲总说，清晨是割麦最好的时辰，晨间的麦秆柔软温润，下刀省力又顺手。待到正烈日高悬，麦秆被晒得干硬粗糙，不仅难以收割，还极易磨损镰刀。

割麦最是考验耐心与体力。全程需要俯身弯腰，一手攥住一束麦秆，一手握紧镰刀，手起刀落，利落收割。割下的麦子整齐归拢，再抽出几根麦秆捆扎成束，有序摆放在田间，静待午后转运。我们上午

## 麦子熟了

梁晶晶

熏风掠过广袤的原野，捎来一缕若有若无的甜香。起初，这气息还羞怯地藏在麦穗里，渐渐地就大胆起来，风里的甜味也愈发浓稠，混着阳光炙烤麦秆的焦香，浩浩荡荡地漫过村庄，漫过河流，漫过每一寸土地——原来，又是一年麦熟时。

农谚说：“芒种三天见麦茬。”每当望见饱满的麦穗垂首轻摇，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涌，我的目光便会瞬间灼热。记忆就像老旧的放映机，倒回生我养我的皖北故乡，回到儿时混着汗水与麦香的麦收时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麦忙时节，天还没亮，村子就醒了。布谷鸟的啼鸣划开浓稠的夜幕，父亲就已蹲在门槛边，将镰刀磨得铮亮。母亲则在锅屋忙碌，风箱拉得“呼呼”作响，土锅里熬着解暑的绿豆汤。铁鏊子上烙饼的香味和捣蒜臼里鸡蛋蒜的鲜味，飘得满院子都是。

割麦要趁晨凉。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背着母亲给我准备的小水壶，也跟着摸黑赶往麦田。蛙鸣犬吠中，地里早已传来“唰唰”的割麦声。父亲披着旧外套，戴着草帽，镰刀起落间，一茬茬麦子整齐倒下。母亲在另一垄收割，不时回到父亲身后，三两下就用麦秸秆将麦子捆扎成紧实的麦捆。

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弯腰，可麦秆却好像故意和我作对，要么打滑割不断，要么险些割到腿。父亲笑着直起腰，抹了把额头的汗，手把手教我：“握刀要稳，下刀要快，得顺着麦秆的劲儿走。”在他的指导下，我终于划出歪歪扭扭的麦茬路，看着身后蜿蜒的“战绩”，心里美滋滋的。

晌午的日头毒得要把人烤化。大人们暂时停下手中的活计，聚在树荫下歇息。母亲挎着竹篮从田埂走来，拿出早上刚烙的饼，还有滴了香油的鸡蛋蒜，自家地里种的番茄黄瓜。父亲一手拿草帽扇风，一手端着搪瓷缸，仰头灌下冰凉的压井水，和乡亲们闲话家常。我那时最盼望望着“冰棒箱”的自行车在地头突然出现——母亲总会给我买一根5分钱的“白糖冰棒”。

休息片刻，暑气稍稍褪下，麦地又热闹起来。一块地割得差不多了，大人们就用木叉将麦捆甩上架子车，叠得像小山一样高。

我们这些孩子，有的帮忙架车把，有的帮忙扛车轱，还有的捡拾散落的麦穗，虽然又热又累，心里却满是参与丰收的自豪。

夕阳西下，一架架满载的架子车“吱呀吱呀”晃进打麦场，脱粒便开始了。拖拉机拉着石碾，一圈一圈碾过麦穗，麦粒混着麦糠铺了满地。我们蹲在旁边，用木叉挑开碾过的麦秸。月亮慢慢爬上树梢，麦垛也在大人们手中如积木般层层垒起。趁着有风，父亲用木锨将混着麦糠的麦粒高高扬起，随着一道道美丽的弧线，麦粒倾泻而下，麦糠纷纷飘落。父亲负责扬场，母亲则负责扫场。母亲头顶花毛巾，手拿大扫帚，轻柔地扫去“麦余子”，身影在月光下格外温柔。那时候，孩子们跟着跑了一天，大多已经累得瘫在麦糠垛旁睡着了。

我们家地不多，从收割到晒麦大约需要十天左右，老家称这段时间为“过麦口”。晒麦是麦收的最后一道工序，阳光好的时候，要将麦粒均匀地摊在空地上。我拿个小板凳守在麦子旁，负责看场，驱赶偷食的麻雀，时不时再用耙子划拉几下，确保每一粒麦子都能晒到。阳光星星点点洒在麦子上，整个世界都是浓郁的麦香。

老家还有“麦梢黄，女看娘”的习俗。新麦晒好磨成面粉，出嫁的闺女要带着蒸的第一锅新麦馒头回娘家。一家人围坐一起，喝着麦仁稀饭，吃着喷香的馒头，家长里短间，亲情也愈发醇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农业现代化的浪潮已席卷大地。如今，联合收割机取代了镰刀，智能化烘干设备替代了晒场，手机App和无人机能远程监控农情，曾经需要全家老小忙活月余的麦收，现在两天就能完成。传统的打麦场渐渐消失，石碾、木耙等农具已成了民俗馆里的展品。

一年又一年，麦子黄了又黄。弯腰劳作的艰辛虽已远去，但土地馈赠的喜悦，对丰收的期盼从未改变。而那些藏在麦香里的旧时光，始终是我心里最温暖的乡愁，和最美好的记忆。



《麦子熟了》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又到一年麦收时

胡世军



割麦，下午运回家。所谓转运，在旧时并无机械助力，全靠人力将麦子背回家。

家乡收麦，有专属的农具“背夹子”。将成捆的麦子整齐码放在背夹子上，用尼龙绳牢牢捆扎严实，便可起身赶路。村里力气大的乡亲，一次能背起两百多斤麦子，行走在山间田埂，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座缓缓移动的金色麦山。

割麦已然辛苦，背麦更是耗费气力。每到麦收时节，家家户户全员上阵，种麦稍多的人家，往往要连轴干活好几日，才能尽数收完。如今条件好了，不少麦田紧邻路边，车辆可以直接抵达田间拉运，省时又省力。在九十年代，家乡收麦，全程靠的都是人力肩背。

麦子背回家后，全部平铺在院坝里晾晒，干透之后，便开始脱粒打麦。那时没有机器，全靠木棍和连枷劳作。连枷由一粗一细两根木棍拼接而成，劳作时双手上下握紧粗木棍，抬手过顶，顺势挥落，反抽几根麦秆捆扎成束，有序摆放在田间，静待午后转运。我们上午

有偏差，便容易打到头、手或是腿脚，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麦粒脱粒完毕，还要用筛子细细筛除麦壳、碎秸秆等杂质，留下干净饱满的麦粒。

麦收时节最怕阴雨天气。一旦落雨，就要立刻拆卸晾晒的麦子快速归堆，盖上塑料布严实遮盖，严防受潮发霉。待雨过天晴，阳光重现，再重新摊开晾晒，继续打麦。

筛净的麦粒，经过一两轮烈日暴晒，彻底干透，便可背到街上的磨坊磨成面粉。每次磨面，家里总会特意留出一部分新面，用来蒸馒头。新麦磨出的面粉，带着独有的清甜麦香。擀出的面条筋道爽滑，浇上热汤，拌上油盐酱醋，一勺香辣佐料，简单的滋味，却鲜香十足。年少时，总能一口气吃上两大碗。这简单朴素的烟火滋味，便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

岁岁麦黄，年年夏收。如今又见遍地金黄、风拂麦浪，熟悉的香气依旧，只是当年躬身劳作的时光，早已藏进了温柔的回忆里。

## 最是麦香润心田

肖震

进入五月，便有一种味道，如温暖的溪流，润泽着心田，那便是麦香。它宛如一首悠扬的田园诗，从良田里袅袅传来，带着时光的温情与大地的厚爱。

当第一声春雷响彻云霄，当第一缕春风轻吻大地，那沉睡一冬的麦田被悄然唤醒。仿佛在那瞬间，嫩绿的麦苗，像一群群活泼的小精灵，伸胳膊蹬腿地扭动着腰身，从松软的泥土里探出脑袋，好奇地张望着初春的世界。它们挨挨挤挤，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窃窃私语地诉说着经过了漫长一冬的秘密。此时的麦苗香，是清新而淡雅的，带着泥土的芬芳与新生生命的蓬勃。漫步在田埂上，

深吸一口气，那股清新的麦苗香便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沁入心肺，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希望的绿色梦境。这清新的麦苗香，是大自然奏响的序曲，预示着生命的复苏与成长，给人以无尽的憧憬与力量。

随着春天的气息愈发浓厚，麦苗在春风春雨中茁壮成长，愈发的浓郁墨绿，像着色浓厚的水墨画，渲染着乡村的绮丽。

立夏后，麦田在暖阳阳光的沐浴下，由绿转黄，仿佛在一夜间，悄悄换上了一袭金黄色的盛装。饱满的麦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宛如谦逊的智者，诉说着成熟的故事。此时的麦香，愈发浓郁醇厚，那是一种带着甜蜜与丰收喜悦的香。站在麦田中央，暖风拂过，麦浪翻滚，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仿佛是大地给予的深情拥抱。这种浓郁的麦香，如同生活的画卷，描绘着丰收的喜悦与辛勤劳作的回报。每一丝麦香里，都凝聚着农民们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期

盼，让人不禁对肥沃土地和勤劳的人们心生敬意。

转眼间，金黄色、沉甸甸的麦子到了收割的时节。此时，风吹麦浪，是麦香最为浓郁的时刻。收割机在麦田里欢快地轰鸣，金黄的麦粒倾泻而下，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馥郁味道。这是一种热烈而张扬的味道，混合着阳光的炽热与劳动的激情。

金黄的麦粒被晾晒在农家小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麦香味愈发的醇厚浓郁，直往人的鼻腔、心坎里钻。记忆里，麦子颗粒归仓后，母亲将新麦淘洗、晾晒后，拉着板车到镇上打面机房，磨成面粉，蒸出第一锅雪白的馒头。六只白白胖胖的大馒头放在盘子里，被母亲放在院子的方桌上，敬天。此时，母亲口中念念有词，感谢老天的风调雨顺，让我们收获颗粒饱满的麦子。“敬天”后的大馒头，母亲会当爷爷送上两只，让老人吃上当年的新麦面，寓意老人健康长长久久。然后母亲会将雪白的馒头分发给给我们小孩。兄妹几人手捧雪白的、香香的馒头，轻轻地

咬上一口，麦香四溢，那细腻的口感和浓郁的香味，瞬间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雪白的新麦馒头便是最奢侈的美味。它承载着家的温暖与母亲的爱，是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甜蜜。

如今，远离了故乡的麦田，但麦香却从未走远。在我每周上下班的四十公里路途中，要经过好几个村庄，从秋到冬，从春到夏，每周都见证着麦子的生长。每当透过车窗看到麦子，闻到麦香，记忆中那些与麦田有关的过往便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在麦田里追逐嬉戏的童年时光，父母在田间辛勤劳作的身影，乡亲们满脸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麦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故乡的象征，是亲情的纽带，是心灵的慰藉。在忙碌喧嚣的尘世中，麦香如同一股甘醇，润泽着我们的心田，让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依然能找到这份最纯粹、最宁静的的美好。

最是麦香润心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麦香永远在心底散发着独特的芬芳。